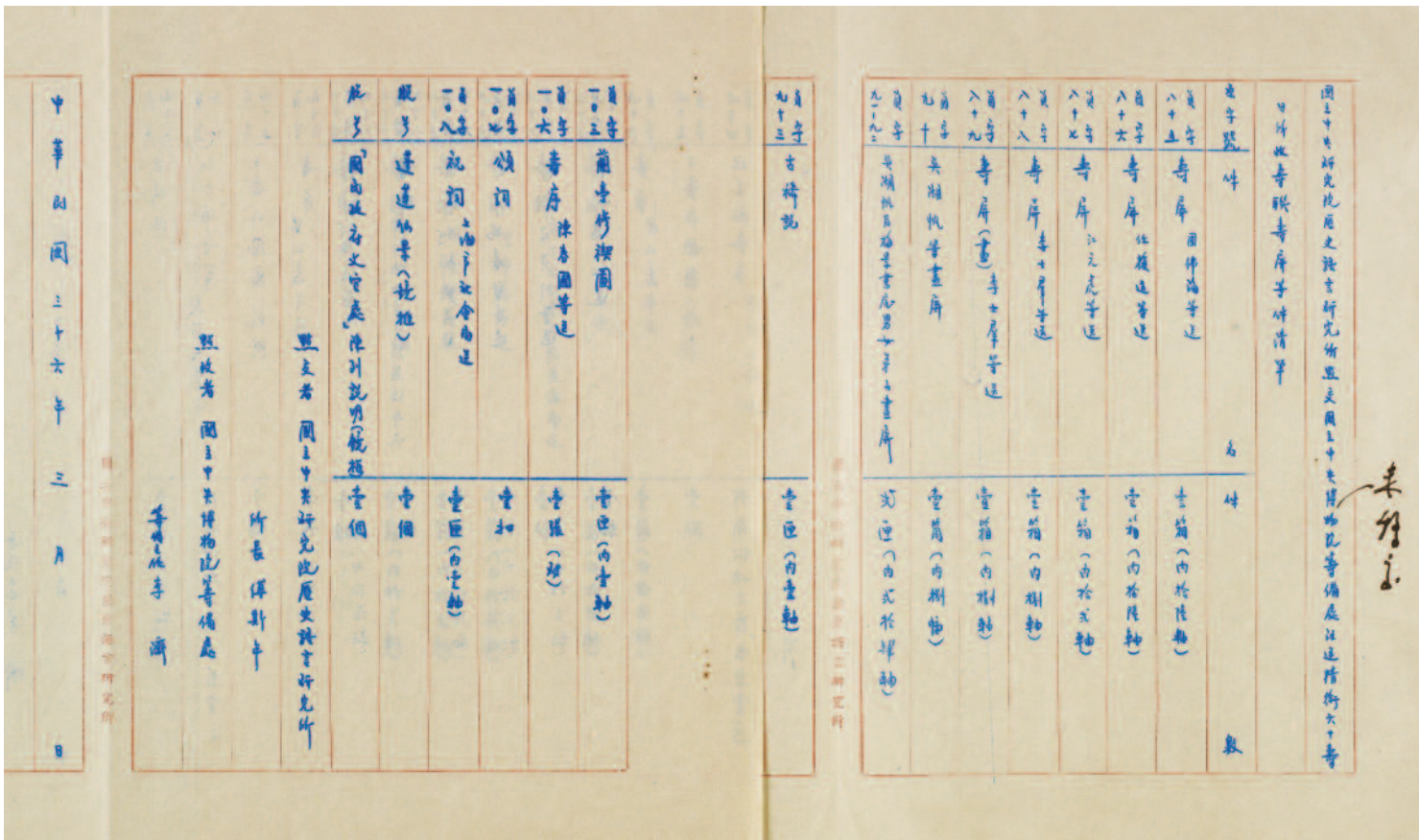


—— 昨猶今水易蕭風



附圖：民國三十六年（1947）三月，史語所點交汪精衛六十壽日所收壽聯壽屏等件清單

湯蔓媛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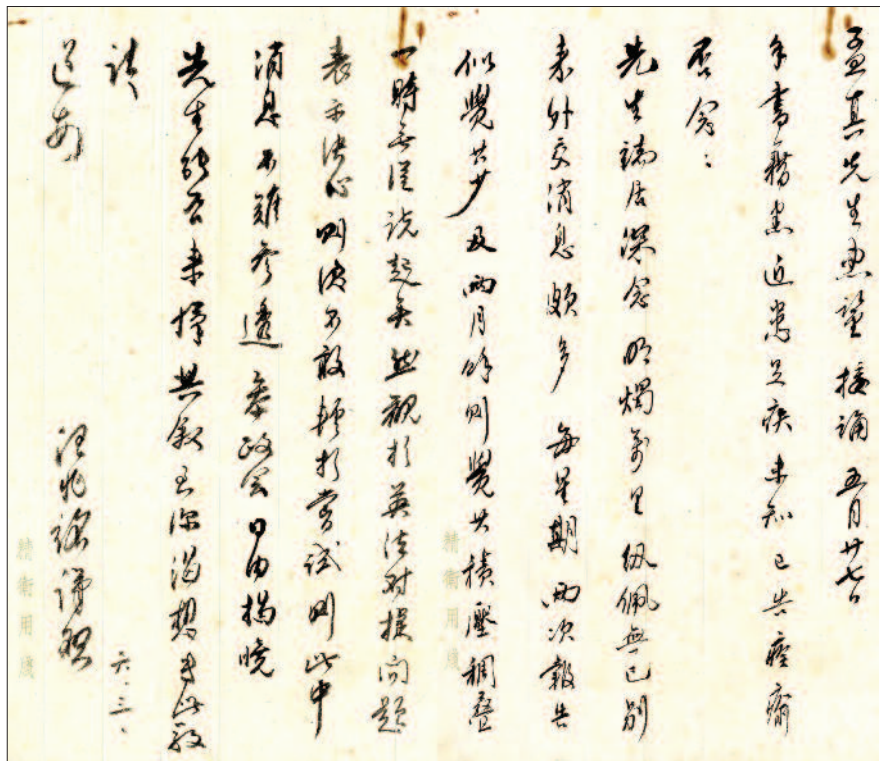
古今論衡 第24期 2013.6

引言

傅斯年圖書館（以下簡稱「傅圖」）怎會有雙照樓壽禮呢？是偶然？還是因緣？倒轉時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傅斯年（1896-1950）所長與雙照樓主人汪精衛（1883-1944）是有交誼的，茲以民國二十七年（1938）六月三日〈汪精衛致傅斯年函〉例之：

接誦五月廿七日手書，藉悉近患足疾，未知已告痊癒否？念念。

先生端居深念，明燭萬里，紉佩無已。別來外交消息頗多，每星期兩次報告似覺其少，及兩月餘則覺其積壓稠疊，一時無從說起矣。然觀於英法對捷問題表示決心，則德不敢輕於嘗試，則此中消息不難參透，參政會日內揭曉（圖一）。^①



圖一：汪精衛致傅斯年函，《傅斯年檔案》I：714

* 汪精衛，〈秋夜〉：「落葉空庭夜籟微，故人夢裡兩依依。風蕭易水今猶昨，魂度楓林是也非。入地相逢雖不愧，擎山無路欲何歸？記從共灑新亭淚，忍使嗁痕又滿衣」。收入《雙照樓詩詞稿·小休集》（臺北：漢京文化出版，2004），卷上，頁3。

① 〈汪精衛致傅斯年函〉（1938.6.3），《傅斯年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以下簡稱傅斯年圖書館〕藏）I：714。

而傅斯年五月二十七日信中除提及「到渝之後，山居寡出，不幸足上濕氣大作，步履艱難，已廿有餘日」外，並長幅報告對「近日歐洲局勢大動盪，日本內閣改組」之觀察，^②兩人私誼應是非淺。是年冬月汪與日本政府謀合，良友日遠；再有交集，則汪之殘軀已付劫灰，汪之南京國民政府也盡散去，而其宅第「雙照樓」亦被接收。

汪精衛，名兆銘，字季新，以號行，室名雙照樓。原籍浙江山陰（今紹興），清光緒九年三月二十八日（1883.5.4）生於廣東番禺（今廣州）。縱觀其少年時，從孫中山（1866-1925）反清革命，宣統二年（1910）因謀刺攝政王載灃（1883-1951），事敗被捕入獄。辛亥（1911）革命後，釋出囚牢，猶可謂開國元勳。後至反共、附日，於南京組建國民政府。六十餘載的生命歷史，是「精衛填海」，抑是「漢奸叛國」？是王？是寇？其「定位」問題就留予歷史公評。

雙照樓壽禮

《汪精衛先生年譜》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條記載：「三月先生六十大慶，以國難方殷，民生困悴，避不舉觴」，^③是年汪精衛為南京國民政府主席，雖言「避不舉觴」，但慶祝大壽之禮俗仍不可免，更何況君王帝制始去不遠，「主席」猶若王朝君主。其時，張江裁先生所編《汪精衛先生行實錄》便包括：《年譜》、《著述年表》、《庚戌蒙難實錄》、《北京銀錠橋史蹟志》、《行實錄》。同時，陳群（1890-1945）澤存書庫校刊之《雙照樓詩詞稿》亦告成，而致贈賀禮者不乏政、學、藝術界中名人，檢諸傅圖館藏，確有數件題壬午（1942）年呈賀汪精衛六十大壽之壽禮，如：明李以政畫〈梅花高士圖〉、明拓〈蘭亭修禊圖〉、〈御製古稀說〉緯絲^④手卷、吳湖帆及陳子清山水四景屏等。

史語所前輩石璋如（1902-2004）之《訪問紀錄》中提及曾受中央博物院所託「接收汪精衛位於頤和路三十四號住宅『雙照樓』」、「二樓則擺了許多汪精衛收到的禮物，有不少牌匾，由於政府要將房屋移作他用，就把禮物劃歸中博處理，就由我們代為接收」、「禮物其實沒有名字，價值也有限，可是登錄造冊時就得費心取名，總

② 〈傅斯年致汪精衛函〉（1938.5.27），《傅斯年檔案》III：1156。

③ 《汪精衛先生年譜》（收入張江裁，《汪精衛先生行實錄》〔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三十二年（1943）東莞張氏拜堂校印〕），頁7b。

④ 緯絲，又稱刻絲，是絲織品。英和（1771-1840）《恩福堂筆記》記于敏中（1714-1780）嘗語：「所謂緯絲者，乃用之於冊頁手卷，不聞施之於衣，蓋往時朝衣蟒袍皆織成，豈獨無緯絲，即顧繡亦後來踵事也」，此為最簡明之說明。《恩福堂筆記》（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第十八輯，第171冊），頁146-147。

共有一千七百多件」。^⑤《史語所檔案》中存有民國三十六年（1947）三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點交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汪精衛六十壽日所收壽聯壽屏等件清單」，^⑥然其上註「未移交」三字，故雖經動亂遷徙，部分雙照樓祝壽賀禮仍留存在史語所中（詳見本篇首附圖）。也就說明了傅圖度藏雙照樓舊藏的由來。

雙照樓壽禮雖是官場文化的產物，卻也牽繫了數位歷史人物，謹略述之。

（一）明李以政畫〈梅花高士圖〉

李在（?-1431），字以政，福建莆田人。徐沁《明畫錄》卷二云：「精工山水，細潤者宗郭熙（約 1011-1093），豪放者宗夏（夏珪，約 1195-1224）、馬（馬遠，約 1190-1224）。人物氣韻生動，名傾一時。」本幅為絹本軸裝，水墨畫作，原畫心 79.2 × 30 公分裱成 214.5 × 45.7 公分；畫心右上「李在」署款，下鈐「以政」朱文方印。此圖為龍沐勛（1902-1966）所獻贈，並於畫心兩側手題「百字令」詞：

峭寒能忍，看經時，釀就無邊春色。慰得來蘇何限思，共信冰懷猶昔。古石堅情，清泉鑒影，仰止高標格。盤虯雙幹，早傳同抱馨逸。

朗月相伴年年，條風布暖，光粲枝南北。取次江山還錦繡，喚起群花陳力。數點天心，千齡國瑞，領袖青陽律。融和寰宇，萬芳爭拱瑤席。百字令。（圖二）

末署：「題為精衛先生、冰如夫人六十雙壽。壬午春日，晚學龍沐勛拜獻」，後鈐「龍沐勛印」白文方印及「榆生」朱文方印。「冰如」，汪精衛妻子陳璧君（1891-1959）之字。「百字令」填詞中已描繪出〈梅花高士圖〉之人物舉止與景緻佈置，並藉頌春回大地，萬方拱服國昇平。

龍榆生，名沐勛，以字行，別號龍七、忍寒居士，室名風雨龍吟室、受硯廬，江西萬載人。著有《東坡樂府箋》、《中國韻文史》、《詞曲概論》、《詞學十講》、《唐宋词格律》等，主編《詞學季刊》（1933-1936，共 11 期）、《同聲月刊》（1940-1945，共 39 期）等。龍沐勛在中國詞學史上，有其不可抹去的地位，其與汪氏私誼甚篤，往來唱酬頻仍，民國二十九年（1940）赴任汪政府立法委員、南京中央大學教授等職。^⑦

⑤ 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紀錄，《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 309。

⑥ 《史語所檔案》京 32-4-1。有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員字八十五至一〇三號、一〇六至一〇八號及脫號二件，計 23 件，以壽屏 12 件居多。今可見者僅「員字九十號：吳湖帆等畫屏」、「員字九十三號：御製古稀說」、「員字一〇三號：蘭亭修禊圖」及清單上未列之「員字一〇四號：李以政梅花高士圖」。

⑦ 參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古今 論衡

119

峭寒能忍青經時釀就無邊春色
愁得來蘇何限思共信冰懷猶昔
古石堅情清泉縈夢印止高標格
識此雙幹
早傳同抱馨遠 朗月相伴年年
餘風布暖光榮枝南北
取次江山還錦繡
起羣花陳力數點天心千齡剛瑞

李在



頌袖青陽律融和寰宇萬芳爭拱瑞席 百字令 題為

精衛先生
冰如夫人
六十雙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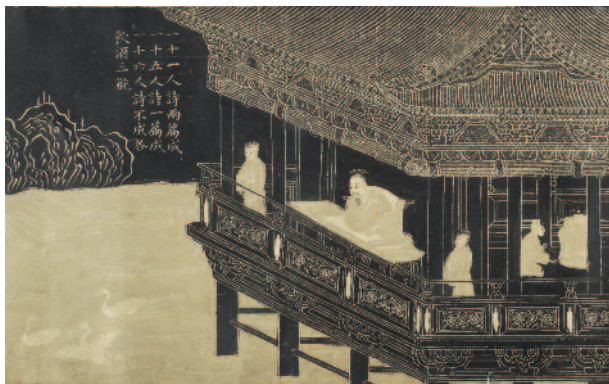
壬午春日 晚學龍沐勛拜獻



圖二：明·李以政〈梅花高士圖〉

(二) 明拓〈蘭亭修楔圖〉

傅圖明拓〈蘭亭修楔圖〉長卷（圖三、四）為萬曆二十年（1592）益王朱翊鉞（1536-1603，署「潢南道人」）重新摹刻永樂十五年（1418）明周憲王朱有燾（1379-1439）本，並增補趙孟頫（1254-1322）蘭亭十八跋、朱之蕃（?-1624）跋及益王自跋。傅圖藏本包含數個部分：引首墨書「蘭亭真蹟」四字，32×63公分。墨拓：定武本、褚遂良（596-658）本、唐模賜本三種〈蘭亭序〉^⑧及永樂十五年朱有燾跋（刻「蘭雪軒」、「東書堂圖書記」二印），32×246公分；仿李公麟（1040-1106）〈蘭亭修楔圖〉，32×628.5公分；孫綽（320-377）後序、柳公權（778-865）狀、米芾（1051-1107）跋（刻「書學博士米芾」印）、宋高宗（1107-1187）御筭二、朱有燾楷書各家有關〈蘭亭〉考訂九則並跋、又朱有燾行書跋（刻「蘭雪軒」、「東書堂圖書記」二印），32×354.5公分；朱之蕃跋（刻「沅山」、「朱之蕃印」二印）、趙孟頫〈蘭亭〉跋五則（刻有「大雅」三方、「趙」一圓一方、「趙氏子昂」二方、「趙孟頫印」一方，共八印）、^⑨萬曆二十年益王朱翊鉞跋（刻「純皇帝玄孫」、「潢南」、「益王之章」三印），32×180公分。



圖三：〈蘭亭修楔圖〉片段



圖四：〈蘭亭修楔圖〉片段

- ⑧ 原刻收〈蘭亭序〉五種版本：定武本、定武肥本、定武瘦本、褚遂良本、唐模賜本。傅斯年圖書館藏本僅拓存三種，唐模賜本末鈐有「王元慶」朱文長方印。
- ⑨ 益王增刻趙孟頫〈蘭亭〉十八跋，傅斯年圖書館藏本僅拓存前四跋及末跋。

卷中〈蘭亭〉三序、孫綽後序和益王跋有邊欄界行；孫綽後序和益王跋採蟬翼拓；〈修禊圖〉則描繪晉永和九年（353）三月，王羲之（303-361）偕親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今浙江紹興）進行修禊活動之景象，並將繪、刻、拓三技渾融一體，亭榭線條優美、曲水蜿蜒、白鵝戲游、景緻怡然；流觴賦詩的文人雅士順流而坐，旁註姓名，詩成者，詩文刻錄於旁，計 11 人各詩成兩篇、^⑩ 15 人各詩成一篇、^⑪ 16 人未成詩；^⑫ 僕侍穿梭遞酒、撈杯。全圖採用濃、淡墨雙色拓印，部分植物及人物之眼睛、髮鬚則以墨筆補繪。朱之蕃跋後刻有「吳郡沈幼文摹勒」，益王跋後即全卷之末似刻有「沈幼文、章田」等字，然未清楚摹拓。

此件盛匣蓋上鐫：「敬奉〈蘭亭修禊圖〉一幅恭祝主席汪公六旬大慶，中國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倪元、王錦霞、錢昌義、李之禮、謝立生、魯方才、丁子璜（?-1953）、何仲英、陳孝芬、高伯勳、蔡森敬叩」。民國二十七年（1938）十月，日軍侵佔武漢；二十九年（1940）汪政府「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在日本扶植下成立，主任委員為王錦霞。^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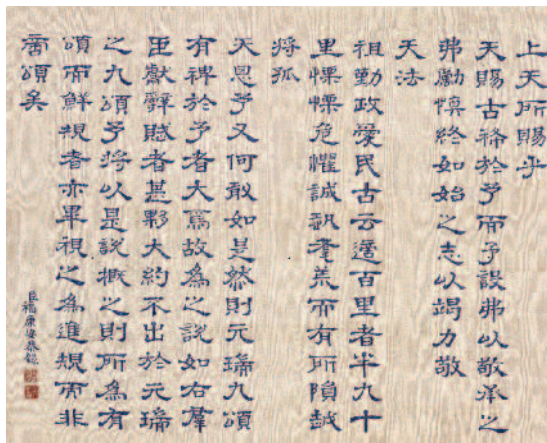
（三）〈御製古稀說〉

〈御製古稀說〉緯絲手卷，畫心高廣 34.4 × 176.5 公分。包首為明黃絲織，中繡金龍一條，間以雲繡，玉軸，如同帝王家物（圖五）；畫心本文則為墨緯福康安（1754-1796）隸書錄寫清高宗（1711-1799）所撰之〈古稀說〉計 699 字，^⑭ 末朱緯「臣福康安」朱文方印及「敬書」白文方印，緯字堪比手書，確屬精品（圖六、七）。檢諸朱啓鈐（1871-1964）《清內府藏刻絲書畫錄》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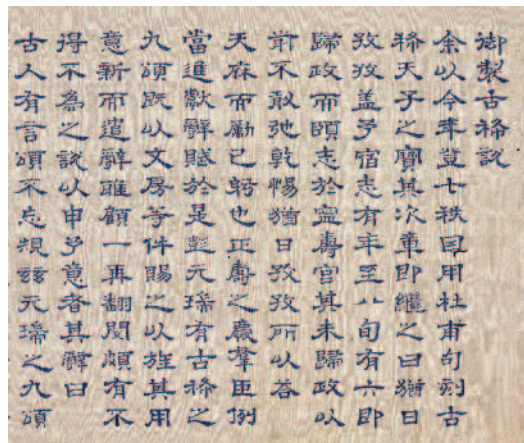


圖五：〈御製古稀說〉包首

- ^⑩ 詩成二篇者 11 人：王羲之、王凝之（326-399）、孫統、謝安（320-385）、孫綽、王宿之、王彬之（?-353）、王徽之（?-386）、徐豐之、謝萬（320-361）、袁嶠之。
- ^⑪ 詩一篇者 15 人：魏滂、郗曇（320-361）、桓偉（?-403）、庾友、王渙之（330-?）、曹茂之、庾蘊、虞說、王玄之（324-?）、謝綽、曹華、王蘊之、華茂、孫嗣、王豐之。
- ^⑫ 未成詩者 16 人：謝藤、謝瑰、丘旒、任凝、王獻之、楊模、后綿、呂系、孔盛、錫密、勞夷、華耆、卞迪、呂本、曹誼、虞谷。
- ^⑬ 〈汪偽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收入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武漢市志·政黨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頁 290，附 1。
- ^⑭ 全幅 54 行，行 14 字，小字雙行字同。〈古稀說〉全文 699 字，加上福康安題署并印文，總計 711 字。



圖七：〈御製古稀說〉卷末



圖六：〈御製古稀說〉卷首

有「清絲織高宗製古稀記手卷一軸」，¹⁵ 僅記存放架號，而無該品描述，未悉是否相關。此件為「華北政務委員會」所呈送，其時「華北政務委員會」主要負責處理河北、山東、山西等省及北平、天津、青島等特別市的防洪、經濟、治安等事宜。¹⁶

《清史稿》中記錄「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高宗七旬聖壽，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寶』，並御製古稀說」。¹⁷ 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古稀天子之寶」碧玉璽，而文瀾閣《四庫全書》每冊卷首均鈐有「古稀天子之寶」白文大方印；咸豐十一年（1861）文瀾閣毀於太平軍火，藏書散佚殆半，傅圖所藏《東牟集》即為乾隆間文瀾閣四庫寫本，鈐有「古稀天子之寶」白文大方印、「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方印。

福康安，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銜命來臺，平定林爽文之亂，傅圖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福康安撰〈天后宮碑記〉拓本。嘉慶元年（1796），福康安卒於軍，封郡王爵銜，配饗太廟，諡「文襄」，傅圖亦收有《清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忠銳嘉勇貝子晉封郡王福康安入祀獎忠祠碑》拓本。福康安一生戎馬，軍功卓著，深受乾隆恩遇，徵諸典籍尚未覓得福康安書寫〈古稀說〉之記載，然以官場呈送珍稀賀禮之儀觀之，本件壽禮彌足珍貴。

以乾隆〈御製古稀說〉祝賀汪精衛六十壽慶，或冀登七十遐齡，順頌揚「得國之正，擴土之廣，服民之普，民庶之安」，然終未及。

¹⁵ 朱啓鈐輯，《清內府藏刻絲書畫錄》（收入《美術叢書·四集》[上海：神州國光社，1928]，第一輯，第121冊），卷一，頁12a。

¹⁶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汪精衛與汪偽政府》（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上冊，頁88。

¹⁷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平：清史館，1927），〈輿服志三·皇帝御寶〉，頁4a。

(四) 吳湖帆、陳子清之四景屏¹⁸

吳湖帆（1894-1968）初名翼燕，後以書畫署名「湖帆」行，號倩庵，室名梅景書屋，江蘇吳縣（今蘇州）人。所畫四景畫紙均約 56.5 × 35.3 公分，首畫上題：「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¹⁹ 壬午春日為雙照樓主人六十雙壽，偶寫唐宋人詩詞意，成小幀四景，奉祝。倩菴吳湖帆」，鈐「梅景書屋」朱文方印、「湖帆」白文方印（圖八）；畫二題：「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²⁰ 吳湖帆」，鈐「倩齋畫印」白文方印（圖九）；畫三題：「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色。²¹



圖八：吳湖帆〈雲霞出海曙〉



圖九：吳湖帆〈雲裏帝城雙鳳闕〉

¹⁸ 八幅共置，編為「員字九十號：吳湖帆等畫屏」。

¹⁹ 唐·杜審言（?-708）〈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霑巾」。收入清·曹寅等編，《全唐詩》（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刊本），第二函，第1冊，頁3a；一作唐·韋應物（737-790?），第三函，第7冊，卷一〇，頁8a。

²⁰ 唐·王維（701-761）〈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遠漢宮斜。鑾輿迴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為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翫物華」。清·曹寅等編，《全唐詩》第二函，第8冊，卷四，頁1a。

²¹ 宋·聶冠卿（988-1042）【多麗】〈春情〉：「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心樂事，古來難是并得。況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迴，玉簪瓊佩，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然絳燭，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為行雨標格。逗朱唇，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回，嬌鬟低睇，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謾輕擲」。收入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正集》（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刊本），卷六，頁23b-24a。

吳湖帆，鈐「倩齋」白文方印（圖一〇）；畫四題：「有華鐙礙月，飛蓋妨花。」²² 吳湖帆寫景，并屬及門吳少蘊（道鄰，1910-?）補飛蓋華鐙合識，鈐「吳湖帆」朱白文方印、「梅景書屋」朱文方印（圖一一）。

吳氏四景屏皆為春景，「雙鳳闕」、「華鐙礙月」可謂帝王宮闕之喻，描繪出四海昇平，賀客盈門景象，對應汪氏春三月壽慶。有稱吳氏「山水畫家，畫風秀麗豐腴，清雋雅逸，設色深具煙雲縹緲，泉石洗蕩之致，在傳統技法上有發展」，²³ 觀此四景屏，確實「秀麗豐腴」，尤其青綠設色技法自然雅逸，變化細緻。

陳子清（1895-1946），名晉湜，以字行，號白齋，江蘇吳縣（今蘇州）人。²⁴ 所畫四景畫紙均約 56.5 × 35.2 公分，首畫上題：「巨然群峰雪霽圖。」²⁵ 壬午三月倣古四幀，為雙照樓主人六十雙壽。陳子清謹祝，鈐「子清」朱文方印（圖一二）；畫二題：「晴麓橫雲倣關仝」，²⁶ 鈐「子清」白文長印（圖一三）；畫三題：「郭恕先紈扇本江天樓閣圖。」²⁷ 臨梅景書屋藏石谷（王翬，1631-1717）尺幀，鈐「子清」白文方印、「陳氏」朱文方印（圖一四）；畫四題：「楊昇沒骨法漁浦桃花」，²⁸ 鈐「陳子清印」白文方印（圖一五）。

陳氏四景屏均為倣作，首幅應是倣巨然〈雪圖〉，主山雙峰帶出遠處覆雪群峰，將題名改易〈群峰雪霽圖〉。另關仝、郭恕先、楊昇之畫作真蹟難得，陳氏臨學王翬等之倣作。吳、陳二人均以倣習名家之作入手，如「清初四王」王時敏（1592-1680）、王鑑（1598-1677）、王翬、王原祁（1642-1715），再縱溯「四王」之宗師，橫及「四王」同時之畫友。

²² 宋·秦觀（1049-1100）【望海潮】〈春景〉一作〈梅花〉：「梅英疎淡，冰漸溶洩，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游，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葉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是事堪嗟。煙暝酒旗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棲鴉。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明·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正集》卷五，頁 27b-28a。

²³ 參俞劍華，《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頁 301。

²⁴ 書學米芾，畫山水，澹泊秀雅，有王鑑、王翬筆意，治印亦工整。參俞劍華，《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頁 989。

²⁵ 巨然，五代宋初畫家。「善畫山水，筆墨秀潤。善為煙嵐氣象，於舉（峯）巒嶺竇之外，至林麓之間，猶作卵石、松柏疎筠蔓草之類，相與暎發，而幽溪細路，屈曲縈帶，竹籬茅舍，斷橋危棧，真若山間景趣也。得董源正傳者，巨然為最也」。見元·夏文彥，《圖繪寶鑑》（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刊本），卷三，頁 10b。

²⁶ 關仝，五代畫家，《五代名畫補遺》云：「上突巍峩，下瞰窮谷，卓爾峭拔者，同能一筆而成。其疎擢之狀，突如涌出，而又峯巖蒼翠，林麓土石，加以地里平遠，磴道邈絕，橋竹村堡，杳漠皆備，故當時推尚之」。宋·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收入《古逸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5]，三編之十五），山水門第二，頁 6。

²⁷ 郭忠恕，字恕先，宋畫家。「能篆隸，善畫樓觀木石，皆極精妙，始亦嘗師關仝」。見元·夏文彥，《圖繪寶鑑》卷三，頁 5-6a（合頁）。

²⁸ 楊昇，唐畫家。王學浩《山南論畫》云：「沒骨法始於唐楊昇，董文敏嘗效其《峒關蒲雪圖卷》」。收入清·秦祖永，《畫學心印》（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四年朱墨套印本），卷八，頁 40b。

古今
論衡



圖一〇：吳湖帆〈露洗華桐〉



圖一一：吳湖帆〈有華鑑礙月〉



圖一二：陳子清〈群峰雪霽圖〉



圖一三：陳子清〈晴麓橫雲〉

古今
論衡



郭忠先紈扇本江天樓閣圖
臨梅景書屋藏石谷尺牘



圖一四：陳子清〈江天樓閣〉

民國二十二年（1933）吳湖帆、陳子清、彭恭甫（1897-1963）、潘博山（1904-1943）、葉恭綽（1881-1968）、吳瞿安（1884-1939）、張善孖（1882-1940）、張大千（1899-1983）等人共組「正社書畫會」，社員經常聚會，相互切磋研摩，二十三、四年分別在蘇州、南京舉辦正社書畫展覽會，至二十六年因抗日戰爭而停止活動。²⁹

良友漸隨千劫盡

《雙照樓詩詞稿》是汪精衛的思維寫照，他的路程走得崎嶇，而良友亦在岔路上，漸行漸遠，壬午春日，各界賀壽致禮紛至，汪精衛雖「避不舉觴」，卻如洞燭機先自述〈六十生日口占〉：

六十年無一事成，不須悲慨不須驚。

尚存一息人間世，種種還如今日生。³⁰

民國三十三年（1944）十一月汪精衛病歿，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後，南京國民政府亦快速崩解，相關之機構成員均受審判。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龍沐勛被囚獄中，直至三十七年二月五日才得保釋出獄就醫；吳湖帆則於三十四年冬，被以和汪精衛等漢奸有往來為理由，遭到幽禁。二人均在文革浩劫中，悲憤而卒。

由傅圖所藏檔案文書資料中，可略睹傅斯年與汪精衛原本私誼極佳，但終以立場分道，傅先生更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二月十五日《今日評論》上發表〈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述及他對汪氏的三印象：「一談政治，有時好聽，卻全無實質」、「高談民治而絕無容量，標榜理智而最好動感情」、「對於外國事情，莫名其



圖一五：陳子清〈漁浦桃花〉

²⁹ 參江宏、邵琦，〈吳湖帆年表〉，《吳湖帆詞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103。

³⁰ 汪精衛，〈三十年以後作〉，《雙照樓詩詞稿》，頁88。

妙之程度，誠可駭人」，另痛責「汪賊有己無人，發了邪火，便欲斷賣同種」，是「孤獸」，是「人類毒素」等等，³¹徹底宣示「道不同，不相為謀」的立場。汪先生是該深歎「良友漸隨千劫盡」！³²而史語所接收該批文物，正是見證汪氏的起落，傅斯年必是感慨萬千。

傅圖典藏雙照樓壽禮，雖非宋刊元刻，然亦存世珍稀，特輯錄選介，以廣流佈。

³¹ 傅孟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第5冊，頁229-236。

³² 汪精衛，〈舟夜二十八年六月〉：「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柁樓歛灰風仍惡，鐘塔微茫月半陰。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歎，檢點生平未盡心」。見氏著，〈掃葉集〉，《雙照樓詩詞稿》，頁75。